

旅游安全研究

张进福 郑向敏

(华侨大学旅游系, 福建泉州 362011)

摘 要: 本文总结回顾了国内外旅游安全研究状况, 探讨了旅游安全研究意义和研究内容, 并就旅游安全研究的学科性质、框架体系、研究视角和研究重心等进行思考。

关键词: 旅游安全; 研究内容; 学科性质

中图分类号: F59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6-1398(2001)01-0015-08

一 研究意义

旅游业被列为我国国民经济新的增长点, 在社会经济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近几年来, 由于5天工作制的实行、假期的延长和旅游“黄金周”的形成, 更是刮起了一股旅游的狂潮。然而, 我国目前的旅游安全现状却不容乐观。众多旅游景点(区)、旅游服务设施中仍然存在着许多安全隐患。2000年4月12日, 辽宁某饭店火灾, 5死7伤; 1999年10月3日, 贵州马岭河峡谷缆车坠毁, 14死21伤; 1995年4月23日, 湖北神农溪, 漂流翻船事故, 8名台湾游客和3名船工死亡; 1994年3月31日, 浙江千岛湖特大抢劫纵火杀人案, 32死, 其中台胞24名……一幕幕旅游不安全现象令人触目惊心, 旅游中的安全问题已成为广大旅游者心中挥之不去的阴影。旅游活动中客观存在着的安全问题已成为我们进行旅游安全研究的现实根源。可以说, 安全问题是目前旅游中比较突出、影响旅游决策、制约旅游业发展的问題之一; 旅游安全研究是尚没有引起学术界、业界充分重视的国内外旅游研究中的空白之一。

安全是旅游业的生命线。一方面, 安全是旅游活动正常进行的保障, 是旅游业发展的前提。旅游者外出旅游是为了“寻求改变精神状态、获取最大的身体和心理满足, 达到精神愉快”^[1]。旅游安全为旅游者的“精神愉快”、身心放松提供了最大保障, 使旅游者能真正融入到旅游地的异地生活体验中, 实现“旅游者身份”(tourist self)的角色心理转变。由于旅游业的存在和发展是以旅游者旅游活动为基础的, 没有安全保障的旅游业的存在和发展是不现实的。另一方面, 乐观的旅游学者持“旅游是通向和平的通行证”、“旅游是世界大同的必经阶段”的观点, 认为旅游能够促进人类的交流、合作, 从而创造一种和谐融洽的相处氛围。而旅游安全则是实现这种和谐

收稿日期: 2000-10-03

作者简介: 张进福(1974-), 男, 福建惠安人, 华侨大学旅游系硕士研究生, 主要从事旅游学理论与实践研究。

融洽的人类相处、交流氛围的基本条件。

显然 通过对旅游安全的研究,能够最大限度地剖析安全问题发生的时空规律和表现形态,进而寻求解决的途径,研究相应旅游政策和旅游企业的防范措施,从而对旅游部门、企业制定旅游发展规划和实际经营管理都具有指导性的实践意义。尤为重要的是,能使旅游者对旅游活动中的不安全因素有充分认识,提高旅游安全意识和防范能力。

二 研究概述

尽管旅游学已经建立了自己的基础概念体系,证明了存在的必要性,并从新兴的研究范围发展到成熟的多学科研究领域,但是,旅游安全研究至今仍处于初步的探索阶段,在旅游学科研究中尚没有应有的地位。国内外对此问题的研究论著甚少,且较零散。

国外旅游安全研究“萌芽”于20世纪70年代,始于犯罪等社会不安全因素对旅游影响的研究。90年代,旅游安全引起较为广泛的社会关注,并掀起研究的小高潮,代表性成果有“填补空白的第一本重要著作”^[2]——《Tourism, Crime and Security Issues》^[3]、1995年在瑞典召开的题为“Talk At The Top: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Tourism Security and Risk”及1997年在克罗地亚Dubrovnik举行的题为“War, Terrorism, Tourism: Times of Crisis and Recovery”的国际会议。国外旅游安全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旅游与恐怖主义(terrorism)、旅游与犯罪(crime)、旅游与战争(war)、旅游与政治不稳定(political instability)等。从内容上看,多为从社会学角度对旅游安全具体层面的个案考察。研究的具体问题包括:恐怖主义者攻击旅游者(terrorists attack)的动机、旅游与恐怖主义的关系、恐怖主义对旅游的影响^[4]、减少旅游者危险的解决方法以及针对恐怖主义的旅游市场营销问题;^[5]犯罪对旅游的影响;^[6]性犯罪与旅游的关系;^[7,8]战争对旅游的影响及其与旅游的关系;^[9,10]旅游与政治的关系;^[11]给旅游业带来不稳定因素的政治冲突;^[12]政治不稳定对旅游地旅游发展及国际旅游的抑制作用^[13]。de Albuquerque对加勒比海地区旅游犯罪的研究得出针对旅游地居民犯罪以暴力为主,而针对旅游者的则以财产性犯罪为主的结论。^[14]恐怖主义、犯罪、战争与政治不稳定互有联系,很难划出泾渭分明的界线。但国外通过对旅游者行为、消费额和政治暴力的相关分析,都得出意料中的结果,即恐怖主义、政治不稳定和地区战争严重地制约并削弱旅游业的发展。因此,M. J. Muehsam(1995)探讨了政府力量与政策如何在旅游安全系统中扮演重要角色,认为警察是保障安全的重要力量。此外,国外对旅游安全的研究还包括对景区游览安全、食物中毒、饭店火灾等旅游和饭店业中偶发的安全问题的研究^[15],以及对旅游交通安全^[16]、旅游者受害与犯罪担忧的个案研究^[17]。

由于社会政治文化背景的差异和研究的起步不同,国内对旅游安全的研究与国外迥然不同,且数量极少。以《旅游学刊》为例,1990—1998年约360篇文章中,仅有2篇论述旅游安全问题。研究主要集中在饭店安全方面^[18~25]。郑向敏对旅游保险作了研究^[26]。路紫对旅游地防灾系统进行了探讨^[27]。黄建军对昆明旅游犯罪进行实证性的个案研究,得出与de Albuquerque(1999)相似的结论,即,针对旅游者的犯罪以财产性犯罪为主,暴力犯罪所占比例较小,且往往也与财产性犯罪相联系。^[28]此外,旅游管理部门和行政部门也从行业管理和法制建设方面制订了旅游安全的相关政策、法规,包括:《旅游安全管理暂行办法》、《重大旅游安全事故报告制度试行办法》、《吉林省旅游安全管理办法》等。但总的说来,国内旅游安全研究甚少,多从行业管理角度展开且停留在操作层面,很少有深入的理论分析和跨学科研究。旅游业的蓬勃发展与旅游安全研究的相对滞后是目前中国旅游业的特点与缺点之一。旅游业的实践要求有与之相应的旅游安全研究。

三 研究内容与框架

旅游安全研究的内容框架、方法体系的确定是一件极为困难的事情。讨论之前，我们有必要对旅游安全的内涵与范围进行界定。从安全本义理解，安全，即平安、无危险、不受威胁、不出事故。因此，安全可相应地分为人身安全、财产安全、名誉安全等。从旅游业运行的环节和旅游活动特点看，旅游安全贯穿于旅游活动的六大环节，可相应分为饮食安全、住宿安全、交通安全、游览安全、购物安全、娱乐安全六大类；从旅游学研究对象看，旅游安全可分为旅游主体安全、旅游媒体和旅游客体安全。旅游主体安全即旅游者安全；旅游媒体安全集中表现为交通安全和旅游从业者安全；旅游客体安全即旅游资源的安全，涉及资源的保护、环境容量与可持续发展。传统旅游学研究认为，旅游者安全是指旅游者在旅行游览过程中，由于组织管理和技术方面的原因，导致旅游者的负伤和死亡^[29]。笔者以为，这种旅游者安全范围界定过于狭隘，忽略了旅游者的精神、财产方面的安全需求。基于旅游者安全问题所造成影响的广泛性、负面性和旅游者对旅游业的重要性，本文仅从旅游者角度出发来探讨“狭义”的旅游安全。

由于旅游安全贯穿于旅游活动食、住、行、游、购、娱各环节的研究领域，涉及到与旅游活动各环节相关的各种社会关系与社会问题；因此，从旅游活动的各个环节及与其相关的社会关系、社会问题进行研究是开展旅游安全研究应遵循的原则之一。从旅游安全的内涵，结合旅游本质和特征考察，旅游安全的研究内容应包括学科理论研究和行业实践两个层面（参见图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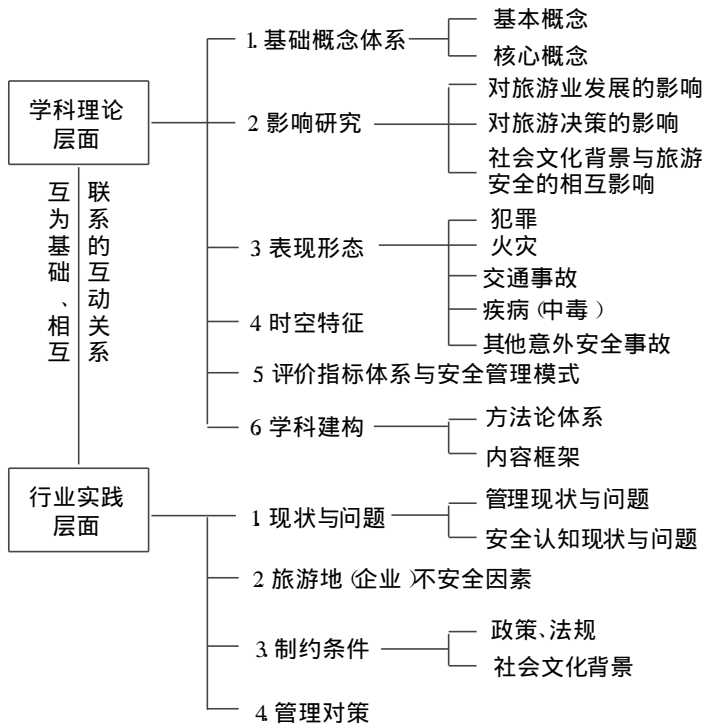


图1 旅游安全层次与研究内容

从学科理论研究角度出发，旅游安全作为一个崭新的研究领域，毫无疑问地包括了如下内容。

1. 基础概念体系

这是旅游安全研究首要解决的问题和内容，是旅游安全成为独立研究领域的标志之一。没有基础概念的安全研究只能是一种附属。基础概念体系的确立为旅游安全研究定下“基调”和研究

方向,解决了旅游安全研究的基础性问题。包括:(1)基本概念。回答诸如什么是旅游安全的基本问题。(2)核心概念。是与学科主体内容相关、体现研究核心的概念群。如社会学的核心概念是“社区”,经济学的核心概念是“资源配置”,市场学的核心概念是“交换”,地理学的核心概念是“区域差异”;而旅游学的核心概念是“经历”,即“旅游者通过对旅游目的地的事物或事件的直接观察或参与而形成的感受或体验”^[30]。那么,旅游安全的核心——从旅游者角度出发——应是研究旅游者在旅游活动中人身、财产、心理、名誉等的一种安全经历。这样就形成了反映这种特殊安全经历的两个核心概念,即反映安全经历种类的旅游安全表现形态和反映安全经历规律性与特点的旅游安全时空特征。

2 影响研究

影响研究一直是旅游学研究的核心内容之一,旅游安全也是由于其影响而引起最初的关注。由于安全问题的破坏性、危害性及其所带来创伤的巨大性,旅游安全研究往往从负面影响方面探讨安全与旅游的关系,忽略了旅游安全的警示功能及促进安全管理的积极作用。旅游安全的影响研究包括三方面内容:(1)对旅游决策的影响。根据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安全是继生理需求之后人类的第二大需求,安全也就成为人们选择出游的主要因素之一。这样,旅游者在出游时,就希望受到不同程度的保护、摆脱恐惧、免受战乱(动乱)及犯罪之害等,并在旅游决策中避开犯罪率高或政治不稳定的地方,尽可能地寻找近的或熟悉的地方;而老年游客则尽量寻找有医疗设备保障的旅游地^[31]。但是,部分喜欢刺激的探险型旅游者则“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90年代海湾战争、前南斯拉夫战争、波黑战争,仍然有旅游者“上前线”体验。1993年仅复活节期间克罗地亚就接待了2万多名外国旅游者,赚取6亿美元外汇。^[32]显然,旅游安全问题对不同旅游偏好旅游者的影响存在明显的差异。因此,如何定量地构筑安全影响因子,研究旅游者对旅游地、旅游环节的安全认知以及旅游安全问题对旅游者旅游决策的影响,就成了本领域的研究内容之一。(2)对旅游业的影响。毫无疑问,旅游安全问题不仅给旅游者带来伤害,还给旅游地、旅游企业带来损失,严重破坏旅游地(旅游企业)的形象,从而给旅游业造成致命的打击。1994年3月,浙江“千岛湖事件”曾经严重损害了我国的旅游形象,300多个预定到杭州或千岛湖的旅游团队因“千岛湖事件”而取消、减员或改道,一度造成浙江旅游业的衰退。对旅游安全给旅游业造成影响的量化估析,能够正确、客观地认识和评价旅游安全并起到警示作用,可在一定程度上督促旅游管理部门、旅游企业加强安全管理和安全措施,提高旅游地(企业)、旅游项目的安全程度。例如,1990年“斯堪的纳维亚之星”在丹麦和挪威海域着火后,国际航海组织就通过了安全新举措;1999年5月,新加坡“日景号”豪华游轮着火沉没后,新加坡星轮公司就采取了增设高压、高密喷雾型淋头等防火措施,从而使得1999年6月的客满率达到95%。^[33](3)社会文化背景与旅游安全的相互影响。一方面,旅游者社会文化背景与旅游安全关系密切。社会文化背景的差异导致旅游者旅游行为、安全认知的差异并进而影响安全经历;而这种安全经历在旅游者回归并汇入主流生活之后,又必然在某种程度上影响到其生活方式、工作态度及未来的旅游行为,并可能进一步对客源地的旅游行为和安全认知产生部分影响^[34]。另一方面,旅游地社会文化发展水平对旅游安全有重要影响作用。发展水平较高的旅游地,居民主动接受或参与旅游业,旅游发展获得居民支持,安全问题相对较少;而文化内涵丰富、社会发展滞后的旅游地,容易因文化差异及居民的被动与反对而造成“主客冲突”,从而带来安全问题。这种安全问题也对旅游地的供给、形象产生影响。对旅游者、旅游地社会文化背景与旅游安全之间相互影响的研究,有助于从社会学、文化学角度探索旅游安全的机理及其模式。但由于旅游安全影响比较复杂,涉及范围较广,尚需广泛的个案研究加以验证。

3 表现形态

反映旅游安全问题发生的类型,在旅游活动的各环节交替或同时出现,是旅游安全的外在表现。包括:(1)犯罪。由于给旅游者带来创伤的严重性和影响的社会性,犯罪成为最为引人注目的旅游安全表现形态之一。在旅游业中大量存在,具有特定的规律和特点的犯罪,有侵犯公私财产类犯罪、危害人身安全犯罪、性犯罪及与毒品、赌博、淫秽有关的犯罪三大类。(2)交通事故。往往具有毁灭性。分为道路交通事故、航空事故、水难事故^①、景区交通事故(缆车等)四大类。(3)火灾与爆炸。往往造成严重的后续反应,如基础设施被破坏、财产损失等,甚至造成整个旅游经济系统的紊乱。(4)疾病(或中毒)。由于异地性、旅途劳累和食品卫生等问题而诱发。(5)其他意外安全事故。

4. 时空特征(规律)

经验地看,旅游安全在不同旅游活动环节和不同时空背景下表现出不同规律和特征:(1)随旅游(项目)发展阶段不同而变化;(2)具有季节性差异和时间分布规律;(3)在旅游业运行的各个环节表现不一;(4)与旅游地构景要素组合及空间布局关系密切。进行深入的个案研究将有助于我们进一步了解旅游安全的时空特征和表现规律,认识旅游安全的本质。

5. 评价指标体系与管理模式

通过实地调研和归类分析,确定旅游安全的评价因子,建立评价指标体系,能为量化研究提供量化指标并奠定基础。在评价指标基础上研究不同背景下旅游安全管理的差异与特点,建立与之相应的管理模型,为解决安全问题提供科学依据,并从理论层面科学解释和论证旅游安全管理实践,是安全研究的理论基础之一。

6. 学科建构

首先应是旅游学科建构必要性的分析,这是旅游安全研究的难点之一(容后叙)。如果旅游安全没有必要也不可能成为单独学科,则从反面说明了学科建构的不必要性。反之,若可行,则包括两部分内容:方法论体系与内容框架。这是一门学科研究的两大基础性课题。限于水平,本文也仅是对后者进行尝试性探讨。

从行业实践层面出发,旅游安全研究应立足于旅游业经营管理实践,发现旅游业运行中出现的安全问题,寻求解决的对策以促进旅游业更好地发展。旅游安全研究包括如下内容:

1. 现状与问题

应从旅游活动食、住、行、游、购、娱六环节,剖析旅游活动各环节中与活动要素相关的旅游安全现状与问题。包括:(1)管理现状与问题。从行业管理实践中寻求安全问题产生的客观根源。(2)安全认知现状与问题。安全认知是对旅游安全的主观认识,与旅游安全关系极大,往往是造成安全问题的主观根源。旅游活动六环节中的安全现状与问题和旅游者、旅游经营管理者息息相关,对旅游业的发展产生直接影响。现状与问题分析形成了研究的基础性材料并为后续研究提供依据。

2. 旅游地(企业)不安全因素

由于旅游地(旅游企业)类型、社会文化背景等差异很大,不安全因素千差万别,给实际管理造成很大障碍。因此,对旅游地(企业)的不安全因素进行全方位研究也就具有了重要的现实意义。

3. 制约条件

通过现状的考察与分析,研究不同背景下旅游安全问题发生的内因、外因,寻找问题的“症结”所在,为对策研究提供依据。旅游安全的制约因素比较复杂,但政策、法规不完善或执行不

^① 这里是对发生在水体中的交通安全事故,包括水体中的游览安全的总称,以有别于具体的水体交通安全事故。

力是明显的制约因素之一。一方面,旅游政策、法规相对于经营实践具有滞后性。一些颇受旅游者欢迎又对安全需求较高的特殊旅游项目如蹦极、空中滑翔、热气球观光等未能纳入安全管理范畴。至今尚无相关管理法规。1996年3月20日,广州番禺飞图梦幻影城一升空气球失控致使一香港女游客坠地身亡;^[35]1999年10月,上海锦江乐园一台湾游客跳蹦极致死;2000年4月16日,天津两少年跳蹦极严重受伤^[36]。另一方面,安全管理政策在实际中贯彻得并不彻底。虽然国家旅游局有相关规定,但尚有为数不少的旅游企事业单位至今连专门的安全管理人员也没有。^[37]

4. 管理对策

这是旅游安全研究的最终目的之一。通过现状、制约条件分析,借鉴国外先进经验,寻求行之有效的安全管理对策。

四 研究的难点

1. 旅游安全的学科性质难以确定 应从何处入手

旅游安全是个极为复杂的研究领域,乃目前理论界研究的空白之一;旅游安全的研究本身开创了学科研究的新视野。从这个意义上讲,旅游安全似乎有必要游离于目前的零乱研究而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但是,一方面,由于旅游安全研究涉及到旅游学、社会学、法律学、心理学乃至经济学、建筑学、文化学等多种学科,其学科的性质很难确定;另一方面,虽然本文尝试地探讨了旅游安全研究的内容,但作为学科建设的两大基石,研究对象内容与研究方法仍然存在缺陷。即使旅游安全的学科性质不存在这样的争论问题,也仍然存在单一学科还是多学科角度研究以及从何种学科角度研究的问题。

2. 如何建构旅游安全研究的内容框架 该研究什么

旅游安全涉及到旅游的各个环节。面对纷繁复杂的旅游安全问题,研究内容难免会挂一漏万。前文所述研究内容并不能够概括旅游安全研究的全部。如何才能抓住旅游安全研究的本质、突出研究的重点?选定研究对象、研究内容所依据的标准、遵循的原则又是什么?这些都是展开旅游安全研究所必须面对的基础理论问题。研究内容之间具有什么样的关系,如何把研究内容有机地联系起来,突出研究的逻辑性,使旅游安全研究形成一个完善的整体,也是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3. 研究方法很难确定,应如何研究

每一门学科、每一个独立的研究领域都有与之相对应的独特的研究方法和研究视角。旅游安全研究也是如此。但问题是,旅游安全是一个崭新的研究领域,方法论尚未形成,这也是旅游安全研究尚未能形成独立学科的原因之一。对于这样一个研究领域,如何进行研究?什么样的研究方法才是最适合旅游安全研究,才是旅游安全研究区别于其他研究领域的独特的研究方法?当然,在研究刚起步时,暂时借鉴其他学科的成熟的研究方法是必要的,但那种随意套用“放之四海而皆准”之研究方法的研究态度是不严谨的。

4. 研究的重心难以确定 该怎么研究

这与旅游安全的学科性质关系密切。旅游安全研究的重心到底在哪?是以旅游业的实际运作(实践)为主还是以学科的基础理论为主?抑或是两者兼而有之?如果是兼而有之,那么,两者之间的关系如何妥善处理?是以传统的“桌面研究”为主还是实际的调查研究为主?这些都是与方法论有关的非常棘手的问题。以笔者管窥之见,旅游安全是实践性很强、至少与旅游实践关系极为密切的一个研究领域,旅游安全研究不能仅停留在“桌面”范畴、“闭门造车”,应该“走出去”,用事实说话,以调查资料作为理论研究的素材,使理论研究更加丰满。当然,问题并非如

此简单。

旅游安全是个亟待研究而又易被忽略的特殊研究领域。笔者斗胆就旅游安全研究的诸多层面提出几点个人看法 期待学界诸前辈、同仁的斧正。

(本文系华侨大学与香港中文大学横向合作课题“旅游安全研究”的系列研究成果之一)

参考文献:

- [1] 王敬武. 关于对旅游者概念定义的几点看法 [J]. 旅游学刊, 1999, 14 (1): 67—69.
- [2] [9] Smith V. L. War and Tourism: An American Ethnography [J]. 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 Vol. 25, 1998 (1): 202—227.
- [3] Pizam, A., and Y. Mansfeld. Tourism, Crime and International Security Issues [M]. New York: Wiley, 1996.
- [4] Richter, L. K., and W. L. Waugh. Terrorism and Tourism as Logical Companions [J]. Tourism Management, Vol. 7, 1986: 230—238.
- [5] Conant, J. S., T. Clark, J. J. Burnett and G. Zank. Terrorism and Travel: Managing the Unmanageable [J]. Journal of Travel Research, Vol. 26, 1988 (4): 16—20.
- [6] Cohen, E. The Tourist as Victim and Protege of Law-Enforcing Agencies [J]. Leisure Studies, 1987, (6): 181—198.
- [7] Ryan, C. Crime, Violence, Terrorism and Tourism [M]. Tourism Management, Vol. 14, 1993, 173—183.
- [8] Oppermann, M. Sex Tourism and Prostitution [M]. Elmsford NY: Cognizant Communications Corporation, 1998.
- [10] [11] Hall, C. M. Tourism and Politics: Policy, Power and Place [M]. New York: Wiley, 1994.
- [12] Sonmez, S. F., and A. R. Graefe. Influence of Terrorism Risk on Foreign Tourism Decisions [J]. 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 Vol. 25, 1998 (1): 112—144.
- [13] Sonmez, S. F. Tourism, Terrorism, and Political Instability [J]. 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 Vol. 25, 1998, (2): 416—456.
- [14] de Albuquerque, K., and J. McElroy. Tourism and Crime in the Caribbean [J]. 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 Vol. 26 (4), 1999: 968—984.
- [15] Robert, L. K. Accident Prevention for Hotels, Motels and Restaurants [M]. Van Nostrand Reinhold: New York, 1991.
- [16] Wilks, J., B. Watson, and I. J. Faulks. International Tourists and Road Safety in Australia: Developing a National Research and Management Program [J]. Tourism Management, Vol. 20, 1999: 645—654.
- [17] Brunk, P., R. Mawby, and Z. Hambly. Tourist Victimization and the Fear of Crime on Holiday [J]. Tourism Management, Vol. 21, 2000, (4): 417—424.
- [18] 郑向敏. 饭店安全管理与电脑应用 [J]. 中外饭店, 1996 (2): 29.
- [19] 郑向敏. 旅馆盗窃案件的特点及防范对策 [J]. 中外饭店, 1997, (1): 34.
- [20] 郑向敏. 酒店常见安全问题分析 [J]. 中外饭店, 1998 (6): 31.
- [21] 国家旅游局人教司. 饭店安全与消防管理 [M]. 北京: 旅游教育出版社, 1999.
- [22] 刘忠友. 安全是饭店最基本的质量和效益 [J]. 中国旅游饭店, 1994 (6).
- [23] 沈懋松, 翁献钱. 安全——饭店成功的保证 [J]. 中国旅游饭店, 1994 (3).
- [24] 陈丁和. 旅游饭店高层建筑防火检查的探讨 [J]. 山东旅游, 1992 (1).
- [25] 梅均, 赵林余. 旅游纠纷与处理对策 [M]. 北京: 法律出版社, 1993.
- [26] Zheng Xiangmin (郑向敏). Tourism Insurance in China [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Hospitality Management, Vol. 17, 1996: 35.
- [27] 路紫. 旅游地防灾系统工程的理论与方法 [J]. 旅游学刊, 1994 (4).
- [28] 黄建军. 昆明旅游犯罪研究 [J]. 旅游学刊, 2000 (3): 60—64.
- [29] 郑火林. 旅游统计学 [M]. 北京: 旅游教育出版社, 1988. 83—86.
- [30] 邹统钎. 旅游开发与规划 [M]. 广州: 广东旅游出版社, 1999.
- [31] 罗贝尔·朗卡尔. 旅游和旅行社会学 [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97.
- [32] 支林飞. 饱受战火摧残的克罗地亚旅游业出现复苏迹象 [N]. 中国旅游报, 1993—05—13 (4).

- [33] 钟灵. 游轮海难事故接二连三, 安全问题浮出水面 [N]. 中国旅游报, 2000—05—01.
- [34] 张进福, 肖洪根. 旅游社会学研究初探 [J]. 旅游学刊, 2000 (1): 53—58.
- [35] 近年来国内重大旅游事故一览 [N]. 南方周末, 1999—10—24 (2).
- [36] 时金. 关于蹦极的思考 [N]. 中国体育报, 2000—04—26.
- [37] 杨建原. 新形势下的旅游安全工作 [J]. 旅游调研, 1997, (6): 18—24.

A Study on the Safety in Tourism

ZHANG Jin-fu, ZHENG Xiang-min

(College of Economic Management, Huaqiao Univ., Quanzhou 362011)

Abstract: Starting from a review on studies of the safety in tourism at home and abroad, the authors inquire into significance and content of safety in tourism; and ponder over the disciplinary attribute, the framework and system, the perspective angle, and the key points of the study on the safety in tourism.

Keywords: safety in tourism; content of study; disciplinary attribute

【责任编辑 吴应望】

·补白·

葵花宝典

金庸小说渊深博大, 内中所述创意迭见而往往皆有所本, 如《九阴真经》、唐诗剑法、庖丁解牛掌之类, 出处及涵义望而易知。惟《笑傲江湖》中群雄觊觎的《葵花宝典》, 其名称来历及命名用意知者较少, 故聊为拈出, 以资谈助。小说第三十章《密议》中, 方证大师揭出“宝典”来由, 谓“这部《葵花宝典》, 武林中向来都说, 是前期皇宫中一位宦官所著。”按《明史·舆服志》: “洪武三年谕宰臣, 内使监未有职名者, 当别制冠, 以别监官。礼部奏定, 内使监凡遇朝会, 依品具朝服、公服行礼。其常服, 葵花胸背团领衫, 不拘颜色; 乌纱帽; 犀角带。”可知葵花是明代内监的衣饰纹样, “宝典”既为“皇宫中一位宦官所著”, 则名以“葵花”, 正如文士以斋馆名或别号名其文集, 自属底面相称。推明代礼部以葵花缀饰内监常服之意, 或系取“惟有葵花向日倾”之旨, 要内监无限忠于当朝的“红太阳”。然世事如棋, 殊难逆料, 明中叶以后, 阉祸横生, “葵花向日倾”一变而为“葵花将日倾”, 已预种有明亡国之因。亦正如《笑傲江湖》中习练《葵花宝典》者原欲求称霸江湖, 结末反至身败名裂, 贻笑天下。途路多歧, 世情悠谬。一部《葵花宝典》适以映现出历史与人生的部分真相。

(郑雷)